



经典的橘香

□米丽宏

我一直记得四十多年前初尝橘子时的惊喜。

那时我还是小学生，村里的人们还普遍不认识橘子。一个亲戚出远门时从南方买回一袋，分给大家尝鲜，我们家也得到了两枚。

第一次吃橘子，诧异那橘瓣竟那么柔软，齿间一挤，清甜柔润的汁水便喷薄般爆浆，满口芬芳。吃完后，无渣无滓，而清新橘香，在空气里缭绕很久。

那种口感，带来的内心震动延续至今。9岁的除夕夜，因此成为记忆中的惊艳之夜。陈寅恪说：“凡解释一字，即是作一部文化史。”人生中第一次吃橘子，也等于开了一部新篇。

如今，橘子遍及北方的城镇乡村，北方人早不当稀罕物儿了。年底置办年货时，几乎家家都买橘子。正月前后，走亲访友，总能见到一抹抹灿烂明亮的橙黄，像盏盏“小橘灯”，点亮冬天的黯淡。

《清嘉录》中说：“置橘、荔诸果于枕畔，谓之‘压岁果子’。”橘子含“吉”之寓意，令人欣悦而粲颜。这是民间对橘子最普遍的认知。而在文人雅士眼中，橘子之美，美在骨子里——对故土的执着与忠贞。成语“橘生淮南”，便有这个意味。《晏子春秋》道：“橘生淮南则为橘，生于淮北则为枳，叶徒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？水土异也。”诗人屈原在《橘颂》中亦道：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，独立不迁，生南国兮”。橘子生南国，因为环境气候适宜，是一种自然选择。诗人将此上升为一种品格，即“受命不迁”，赞其坚贞不屈。人心映物，这品格不也是一位身遭流放、心系故国的士大夫熠熠生辉的灵魂吗？

橘子经霜后，味道更甜美，正如同白居易所说，“琼浆气味得霜成”。也因此，王羲之在《奉橘帖》中说，“奉橘三百枚，霜未降，未易多得。”古往今来，诗人们写下许多咏橘诗词，林林总总，各有千秋。苏轼写橘，最为家常：“菊暗荷枯一夜霜。新苞绿叶照林

光。竹篱茅舍出青黄。香雾噀人惊半破，清泉流齿怯初尝。吴姬三日手犹香。”他如一位向导，带我们先看橘子长在哪里，然后步步接近，最后停在一个纯感官的瞬间。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娓娓道来，完全摆脱了隐喻的束缚。他将橘子还原为单纯的橘子，令我们痴痴地停留在橘香缭绕中，不能自拔……

杜甫也有橘子名句，在人尽皆知的名句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之前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中堂舞神仙，烟雾散玉质。暖客貂鼠裘，悲管逐清瑟。劝客驼蹄羹，霜橙压香橘”。看，华堂珍馐中，赫然出现了橘子！在大唐乃至无数个年代，霜橙香橘是果中珍品，只有权贵之家才能享用。

如今，橘子已是百姓人家寻常物。入冬天寒，生火、煮茶、烤茶食。茶食诸般零碎中，橘子是最芬芳的一味；另有红枣、花生、龙眼、核桃……炉台四周，迤邐陈列，构成了一幅俭朴琳琅的静物画。此时，杯中红润生香，炉边相对倾谈，水壶咕噜作响，茶气袅绕如烟。炉边烤着的茶食，时时翻动一下。橘子翻过来，半个冒着热气，暖香更浓郁地袅袅而出。此时剖开，半凉半热。凉橘瓣入口，是春寒赐浴；暖橘瓣入口，便是温泉水滑，真是一种别致的味觉体验。

那天，在站台上等车，身边一个小伙对另一个小伙说：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被说的人，愣了一愣，悟出了话中话，上前拧住对方的胳膊，要他认错。这情景，看得一旁的我捂嘴直乐。

这个玩笑，其实证明了朱自清《背影》“买橘送别”的深入人心。上学时没品咂出那些橘子的味道；经历过生活的磋磨，才体会到橘子寄托着可贵的亲情。

一枚从楚辞和唐诗里走出的橘子，是配得上“经典”这样的字眼的。正如作家李汉荣所说“除了柔软、温情、甘露，除了爱的纤维、思念的经纬，再没有任何杂质，再没有任何杂味，再没有任何杂念”，是的，橘香在文学史上堪称一卷经典，永远清新，永远温柔。

冬阳下的乡村

□钟正和

山寒水瘦的冬天，忙了一年的农家终于可以闲了下来。

此季节里的暖阳，最懂人心。它深知乡人在经历了春耕、夏耘、秋收，大半年的忙碌之后，可以静下心来休养生息。于是，犹如遵守着一份与人的世代契约，从早晨就开始了自己的美丽。

初现时的阳光，薄薄软软，雪花般轻盈无语地落下，将瓦上的厚霜，一点一点消融，屋顶变得潮湿，仿佛下了一场微微的细雨。

等到日头攀至八九丈高时，渐渐四溢开了光彩，楚楚动人地染亮天宇。如同一位写意的画家，将色彩泼洒在斑斓的大地上。此刻的世间万物，都会仰起喜气洋洋的脸庞，接受它的宠爱。

过去的农村房子，窗子又高又小，采光不好。一到冬天，只要有了一抹从薄薄云彩中斜斜洒落下来，穿过青瓦灰脊，翻越低矮砖墙，以成倍热情闯进来的暖阳，农舍一下子便有了一种实实在在能够触摸得到的生机。

没有了杂事的纷扰，裹着臃肿棉衣的老人们，纷纷搬出小椅子，靠着太阳最先照拂的墙面，享受起了乡村冬日最惬意的事。

阳光淡淡，有的人静静坐着，仿佛只眨了几下眼睛，便神游四极八荒，甚至发出了细细鼾声；有的人扎堆似的聚在一起，念叨着一些陈年往事，他们的稀疏白发，也因沐浴了阳光，少了些许沧桑感；有的人则眯着眼，瞥着东边梧桐下，拉二胡的戏剧迷们，迎着冬阳，在那越拉越带劲。

院墙边上，常会活跃着一群走走停停觅食的鸡，抑或趴着数只懒洋洋的花猫黄狗——倦散地沉醉于阳光的温暖中，口鼻间，不时有舒坦的小气泡，咕噜咕噜，一串串往外冒……偶尔睁开眼睛，站起来伸个长长的懒腰，晒一下脸上的微笑，之后再度趴到地上，继续睡各自的懒觉。貌似周遭的一切都与它们无关，全然忘记了应有的职责。

日近中午，太阳西斜，院子里的阳光陡然变多，穿堂入户，铺下了大片明晃晃、亮堂堂的银色锦缎，院子里也因此愈发暖意融融。

农闲下来的男人们，开始修理起各种闲置于墙根的农具，并不时互相商讨着年事、农事。太阳越来越高，他们身上愈来愈暖，还出了些小汗，但丝毫不觉累。女人们更是闲不住，叽叽喳喳、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，东家长西家短，于闲言碎语中释放心情。莫看她们嘴上说个不停，手里同样没得闲。

趁着阳光好，朱家新妇将刚浆洗的被单抓紧晾晒起来。艳阳之下，隐约能看到冒出的缕缕白气。而魏家婶婶的手里，照例是码着一堆针线，不是缝补家里娃娃不小心弄破的衣物，就是将冬阳挥洒出的金线，密密匝匝缝进棉衣中，纳入鞋底里。这些物事间，自然便贮藏了阳光的温度，酝酿着和暖一冬的美梦。

午饭过后，闲不住的孩子们，陆续往阳光下扎起堆来。他们或几个一组，或十几人一群，肆无忌惮地跳绳、踢毽子、抽陀螺、滚铁环，有时也会到草垛里捉迷藏。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，甚至都顾不上擦拭快要淌到鼻尖的鼻涕。该份放飞的心情，犹如枝头吱吱啾啾叫着的鸟儿，一路欢呼雀跃，逍遥于天地间。

冬阳下的村庄，是静谧而祥和的，也是活跃又欢愉的。于含蓄、温馨、柔暖的阳光滋润下，所有的一切，都坚守着自然、淳朴的性格。这种满足而平和的日子，是我曾经熟悉不过的生活，亦是我怀念至今的岁月影像。

第734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